

元刊凡三本

一袁氏五硯樓本 今不知歸何處

二余家士礼居本 其從袁本影鈔序文補全又從續

得五柳本補毛補各葉俱影鈔至精
其一即續得本今歸嘉禾金氏玩華

沈辨之刻詩外傳 校元刊本
士礼居藏副本

元刊本於甲戌春歸熙堂此校得本并為此本矣

韓詩外傳十卷

缺卷九之十

黃堯翁校元本丁巳得之江都方無隅先生家堯

翁初校此書蓋在三十四歲時後十七年始錄陸東蘿校語於眉端自五
卷以後則倩東蘿自寫之再後十二年其孫賦孫復用殘元本校前四卷
距堯翁之歿僅一年耳此書在堯翁家且三十年也元本今不知在何所
堯翁手校當与元本同珎當日士礼居中國已升為正本矣書中尚
有陳仲魚頌千里鈕匪石校語若干則又曾為吳枚庵張訥庵借校當
均有題記惜末卷缺佚不可見為可慨也壬戌除夕亦致識於自莊嚴堪

韓詩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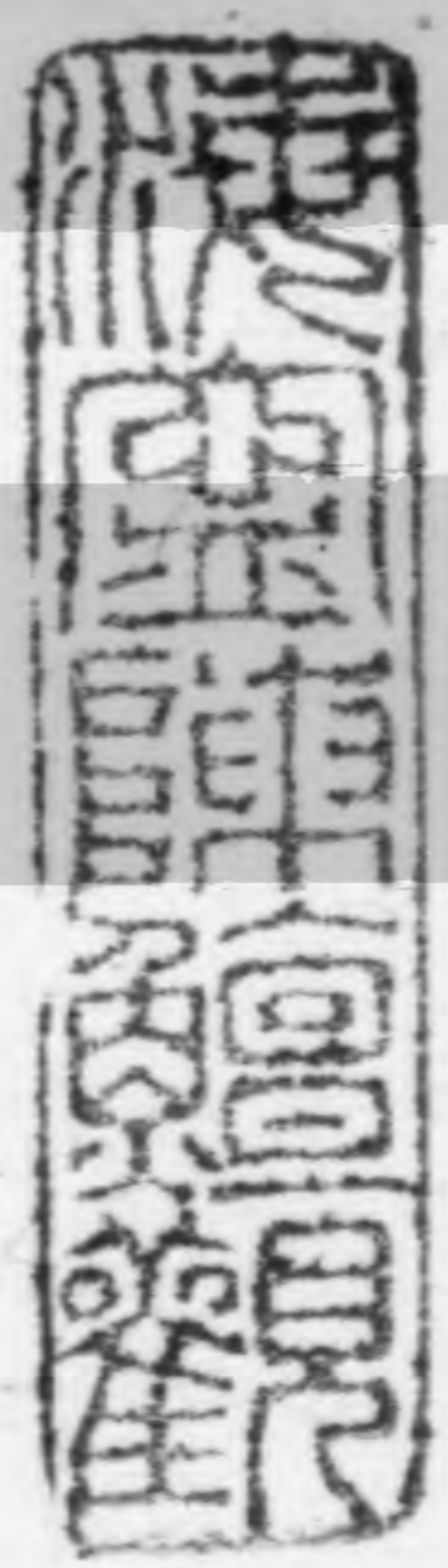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女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
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
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賁音聞燕趙間言詩者
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
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興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以元本抄補每半葉七行三十二字



元本無此序

韓詩外傳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
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
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
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
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
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

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
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
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
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
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

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
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
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
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
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
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
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

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
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
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
其意與秘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
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
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
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
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
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
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尚當舍余
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龍集乙
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元刊凡三本

一袁氏五硯樓本 今不知歸何處

二余家士礼居本

其一從袁本影鈔序文補全又從續得五柳本補毛補各葉俱影鈔至精其一即續得本今歸嘉禾金氏玩華居

沈辨之刻詩外傳 校元刊本

曾子仕於魯得葉三乘在魯十重其

元刊本於甲戌春歸默堂此校元刊本升為正本矣 乙亥夏

其禄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

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

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

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

或作橋古

盧云橋本
通用作橋古

寺人傳一

韓安
二六丁
依格

元本每葉二十
行每行二十字
從元刻足本
校脫葉

詩外傳卷第一



韓嬰



韓嬰
二字
低格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
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
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
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
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
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
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

盧云橋本
或作橋古
通用

吳郡濮縣人
野竹多枝離

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
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
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
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
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
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
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

詩女曰羅嗎
正美我引多
稱阿谷之文佩
瑱而浣

盧云多心辨
通之傷心載
之婦人作潭
者下婦人作
之處也

但唐書云
御覽云
傳作從

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
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
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
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
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魚然而
棄之促流而挹之魚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
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
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
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

授

然久
趙味享云御
賢人之先作行
客之人嗟然永
久列女傳同
案然之二字

說苑作有智
者專守字之
修無有字
說苑作侯
勞過之字
似取二字
獲

篇
小天
篇

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
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
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
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
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
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
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
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

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孔子傳服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
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
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
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
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
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

罪

過
則
方
傳

則佳夫
校語
于下方
然久
與御
臨見合
命切有
狂夫
子不日
馬何傳

降礼为子
作降礼

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
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

君子修身
篇文多不
同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
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
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
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

君子知作

多子作達
行
則下多子有
雅不由禮
五字

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
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
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

亡無日矣
能文行
小字當是補脫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倍猶背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
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
也詩曰人而無禮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
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

呂氏春秋
新序
載此
送死作尾
生誤

不與下程
有脫
世上說苑
有後字

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
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
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
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
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
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
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
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而不憚

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
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
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
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
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
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
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為
趙味辛云
新序即古
作操桑以
合櫃案為

為
子合

無也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篇子不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皜皜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

說苑卷之
管子篇作
子路

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此行二十字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

不以天下至
德者無良脫
一葉元刊

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
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
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
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
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
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
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

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
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
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
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
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
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
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

說苑
卷之四
家語曰

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淚御覽

九世主兩子謂
內人從死者
云

夫其說說死
體俱作生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鬻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

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
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
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乃何信不知命也賢
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
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
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
稱之日月也

御覽四百廿
引作壯巧

厲字釋

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
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
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
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
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
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
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
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

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
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與師而
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
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
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
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

坡

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
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
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
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
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
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

親烈案親
新古通

謙蓋若
節過中
以自辱焉
仁者

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
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
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謙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
仁者有謙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
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
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
使人肆之是智仁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
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

詳

兌明佳云
鏡古字

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
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
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
是謙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仁謙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下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
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
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謙仁雖下然聖人不廢

徑字
下同

以

詩上卷一

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

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

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

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

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

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

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

曰吾子可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

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

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巳用而干

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

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

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

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儒雅新序作鴻

抱石如字記御以名負石如序抱石如序

持是將字之誤下同

爽行

萃萃

或

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

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

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

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

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

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

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

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

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

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巳用而干

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

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

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

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儒雅新序作溥

抱石如學記御以各負石新序抱石如

持是將字三誤

萃萃

允

如

誠

樹玉按出袁
本作接

陪爾

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結尾在末行
下空七格

詩外傳卷第一

四月下澣六日夜膳後挑燈校此覺元刻尚缺一二古字書以最前刻者為最佳開卷已信如是矣

棘人丕烈

接

詩外傳卷第二

韓嬰

全前

寇

李作
闔由闔
建德子
借用元本
作闔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
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
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
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枿骸而爨之子反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
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
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

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
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
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
而食之枿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
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
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
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
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
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

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
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
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
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
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
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
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

音讀
馬去浴也
切

此与...
借...
相近

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
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
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
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
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
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

權
厥校

飢 飢

通即古

樹王按二笑字
主衣本作笑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
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
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
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
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
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

笑

年矣然妾
至之圖之也
脫四葉元刊

多傳作
七人

多傳作
能也

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
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入而進
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
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
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
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
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
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
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

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

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

切瑳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

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曾中

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

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

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

瑳作瑳
後

御以列
作瑳

荀子作書
楊原注云
見於見也
多

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
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
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
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
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
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
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雜貴民飢道

荀子脩
殺後作

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
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
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
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也詩曰如切如
瑳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
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

李善注
月陶徵士
詩書作核
畫

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臍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與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擱也飄風與暴雨墜則擱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其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

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

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說苑建本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

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貴能御也

多能

甘誓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此之謂

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

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

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

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既人

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

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

不識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

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

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

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

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

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

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

也上行

唐云云揭席而起

知疑始字

此初刻誤上改

日

慈字
嗚呼

聞

呂氏知
以厚
情

偷

呂氏春秋
作石奢

言不疾措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
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
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
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
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
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
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
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

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
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
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
已之子含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而好直王
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
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
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
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

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今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

陽宛

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

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溫溫乎其易不可失也矤乎其廉而不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

大矤云元大
矤字取精神
矤

矤矤不為
矤矤矤矤
矤矤矤矤
矤矤矤矤

勉

說苑

大矤
矤矤
矤矤

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

晉文侯
循吏傳
作祿

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

亡盧云
疑作忘

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
使者賚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
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
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
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
今者王使使者賚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
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

如也傳作
淮南

軼與轍同

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
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
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
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
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
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
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不

詩故不
采

新序作一鼓
而牛飲者三
千
新序重述沛
字
昔大如約今
大傳無上三
句乃引者不
格耳
至

適彼
彼字元通
新序即士
可證

陳鱣按如顧
則上條及下條
亦俱當要讀
彼

搏印傳
字

蒼
引

多字連白頭吟
辨命論注引
作稻
多字連白頭吟
作作也

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相然而扑盍
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
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
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
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
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
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

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
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
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豕君黍梁無此五
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
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
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

曰

詩
無

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
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
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
單父亦治巫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
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
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

情

活

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
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
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
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
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
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
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

緒與著
字
同

詩傳二

五

死作
性

無與字

慙

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

宜 赭

詩本或作書

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
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河言書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
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
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
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

詩攷

療飢

益 樹玉謂
言言是
益

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
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
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
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
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
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
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

詩人集

卷

樹玉按表本
倡作揭

王字作恒作
慤

身
身
身

好当作奴
好馬古今
字

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
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
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
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
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
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
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

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
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
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
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
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理

無心字

無則字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不殺三月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縈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哀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結尾在末行後二行

詩外傳卷第二

二十七日晨起校此有書客來攜舊抄集數種相與劇談半日至午乃畢校療飢字與毛詩傳箋合療字與釋文當從療之說合信元刻之善也

壬申夏五游西山舟中無聊獨撰此書擬
臨陸東羅手校本上之旁引曲證語奪舟
太子持筆中搖初不也故所臨未終二卷遂
置之後自山中歸望日燒燭市臨燈畢第
二卷復為記

元本詩外傳 余藏毛氏本二於甲
戊春歸默堂篋中一校元本矣近
新交張叔蒼吳枚菴各借此臨校
遇模糊處反以相質余幾忘所校
之同異矣甚哉元本之不可輕棄
也歸默堂之本不可復蹤跡而歸玩
華居者或亦再借歸以證其同異
余素不信校本多自校者且難信
之皆因惜錢向不惜書以故也清

夜自君軟殊兮昔為之掩卷之歎
息不已乙亥五月二日淑庵還書歸
篋後為偶記

舊友雲煙散新交只莫來異書拋欲書愁緒理難
開心血半生耗容顏今歲哀空門時忘我彼岸
首應回 乙亥五月二日枯坐百索一塵感懷作

廿止醒人

乙亥冬借內歸全玳華居元刻本倩內姪
丁遠夫影寫一奉仍與校本茲感羨翁記

十二月十九日灯下識

程